

本 本

事 事

詞 詩

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

第二輯

- 1 雲谿友議
- 2 本事詩 本事詞
- 3 詩人玉屑
- 4 帝京景物略
- 5 列朝詩集小傳
- 6 書影
- 7 今世說
- 8 詞林紀事
- 9 劇說
- 10 小說叢考

本事詩 本事詞

孟 榮 等 著

*

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2弄18-5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捌陸號

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*

書號 142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3 3/4 字數 61,000

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1-14,500 定價(7) 0.34 元

出版說明

古代的一些美好的詩詞，往往都聯系了作者的境遇，有它可歌可泣的故事存在。了解了這些故事，就能够更深刻地體會這些詩詞的含義。唐人孟棻創製了一種詩話的特殊體裁，專門敘述當代詩人寫作某些作品的事跡（只有一條係記六朝事），深得後來讀者的愛好，所謂『亦談藝者所不廢也』。清人葉申薌仿此例，將前代詞人的感遇，編成一部本事詞，爲詞話開一生面。這兩種書雖然有些是附會的，但能够引起讀者欣賞古代詩詞的興趣，并能幫助讀者了解詩人們的遭遇及感情。我們現在把這兩種書都加上標點，合印在一起，提供讀者閱讀參考。本事詩是用歷代詩話本，以津逮祕書本校；另附拙奉先所撰續本事詩，係根據說郛本標點排印的；本事詞是用清道光壬辰天籟閣本，另以詞話叢編本及詞林紀事、詞律等校訂了書中一些詞句。校訂的部分都用小字排在下面。

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五月

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

第 二 輯

2

本 事 詩 孟 榮 著

本 事 詞 葉 申 卿 著

古 典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七 · 上 海

本
事
詩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

〔本事詩一卷〕唐孟棨撰。棨字初中，爵里未詳。王定保『唐摭言』稱，棨出入場籍，垂三十餘年，年稍長於小魏公，其放榜日出行曲謝云云。則嘗於崔源下登第。書中韓翃條內稱：『開成中，余罷梧州。』亦不知爲梧州何官。新唐書藝文志載此書題曰孟啓，毛晉津逮祕書因之。然諸家稱引，並作棨字，疑唐志誤也。是書前有光啓二年自序，云『大駕在褒中』，蓋作於僖宗幸興元時。皆採歷代詞人緣情之作，敍其本事，分情感、事感、高逸、怨憤、徵異、徵咎、嘲戲七類。所記惟樂昌公主、宋武帝二條，爲六朝事，餘皆唐人。其中士人代妻答詩一首，韋穀『才調集』作葛鵲兒，二人相去不遠，蓋傳聞異詞。薔薇花落一詩，乃賈島刺裴度作，棨所記不載緣起，疑傳寫脫誤。其李白『飯顆山頭』一詩，論者頗以爲失實。然唐代詩人軼事，頗賴以存，亦談藝者所不廢也。晁公武讀書志載，五代有處常子者，嘗續棨書爲二卷，仍依棨例，分爲七章，皆唐人之詩，今佚不存，惟棨書僅存云。

本事詩序

○歷代詩話本闕序文
及目錄，據津逮本補。

詩者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。故怨思悲愁，常多感慨；抒懷佳作，諷刺雅言。著於羣書，雖盈厨溢閣，其間觸事興詠，尤所鍾情。不有發揮，孰明厥義，因采爲『本事詩』，凡七題，猶四始也。情感、事感、高逸、怨憤、徵異、徵咎、嘲戲，各以其類聚之。亦有獨掇其要，不全篇者，咸爲小序以引之，貽諸好事。其有出諸異傳怪錄，疑非是實者，則略之。拙俗鄙俚，亦所不取。聞見非博，事多闕漏，訪於通識，期復續之。時光啓二年十一月，大駕在褒中，前尙書司勳郎中賜紫金魚袋孟啓序。

目錄

情感第一	五
事感第二	一三
高逸第三	一五
怨憤第四	一八
徵異第五	一九
徵咎第六	二二
嘲戲第七	二三

本事詩

唐孟棨初中撰

情感第一

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，後主叔寶之妹，封樂昌公主，才色冠絕。時陳政方亂，德言知不相保，謂其妻曰：『以君之才容，國亡必入權豪之家，斯永絕矣。儻情緣未斷，猶冀相見，宜有以信之。』乃破一鏡，○津逮本作『照』人執其半，約曰：『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，我當在，卽以是日訪之。』

及陳亡，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，寵嬖殊厚。德言流離辛苦，僅能至京，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。有蒼頭賣半鏡○津逮本作『照』者，大高其價，人皆笑之。德言直引至其居，設食，具言其故，出半鏡

市。有蒼頭賣半鏡○津逮本作『照』者，大高其價，人皆笑之。德言直引至其居，設食，具言其故，出半鏡

以合之，仍題詩曰：『鏡○津逮本作『照』與人俱去，鏡○津逮本作『照』歸人不歸。無復嫦娥影，空留明月

輝。』陳氏得詩，涕泣不食。素知之，愴然改容，卽召德言，還其妻，仍厚遺之。聞者無不感歎。仍與德言、陳氏偕飲，令陳氏爲詩。曰：『今日何遷次，新官對舊官，笑啼俱不敢，方驗作人難。』

遂與德言歸江南，竟以終老。

唐武后時，○津逮本首句作『唐武后載初中』左司郎中喬知之，有婢名窈娘，藝色爲當時第一。知之寵愛，○津逮本作『得』爲

之不婚。武延嗣聞之，求一見，勢不可抑。既見，卽留，無復還理。知之憤痛，○津逮本作『痛憤』成疾，因爲

詩，寫以縑素，厚賂閹守以達。竊娘得詩悲惋，結於裙帶，赴井而死。延嗣見詩，遣酷吏誣陷知之，破其家。詩曰：『石家金谷重新聲，明珠十斛買娉婷。昔日可憐君自許，此時歌舞得人情。』『君家閨閣不曾難，好將歌舞借人看。富貴雄豪非分理，驕奢勢力橫相干。』『別君去君終不忍，徒勞掩袂傷紅粉。百年離別在高樓，一旦紅顏爲君盡。』時載初元年三月也。四月下獄，八月死。

寧王曼貴盛，寵妓數十人，皆絕藝上色。宅左有賣餅者妻，纖白明媚，王一見注○津逮本作「屬」目，厚遺

其夫取之，寵惜逾等。環歲，因問之：『汝復憶餅師否？』默然不對。王召餅師使見之，其妻注視，雙淚垂頰，若不勝情。時王座客十餘人，皆當時文士，無不悽異。王命賦詩。王右丞維詩先成：『莫以今時寵，寧忘昔日恩。看花滿眼○津逮本作「目」淚，不共楚王言。』

開元中，頒賜邊軍纁衣，製於宮中。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：『沙場征戍客，寒苦若爲眠。戰袍經手作，知落阿誰邊。畜意多添線，含情更著綿。今生已過也，重結後身緣。』兵士以詩白於帥，帥進之。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，曰：『有作者勿隱，吾不罪汝。』有一宮人自言萬死。玄宗深憫之，遂以嫁得詩人。仍謂之曰：『我與汝結今身緣。』邊人皆感泣。

朱滔括兵，不擇士族，悉令赴軍，自閱於毬場。有士子容止可觀，進趨淹雅。滔自○津逮本作「色」問之

曰：『所業者何？』曰：『學爲詩。』問：『有妻否？』曰：『有。』卽令作寄內詩，援筆立成。詞曰：『握筆題詩易，荷戈征戍難。慣從鴛被暖，怯向鴈門寒。瘦盡寬衣帶，啼多漬枕檀。試留青黛着，迴日畫眉看。』又令代妻作詩答曰：『蓬鬢荆釵世所稀，布裙猶是嫁時衣。胡麻好種無人種，合是歸時底不歸。』酒遣以束帛，放歸。

顧況在洛乘門，與三詩友遊於苑中，坐流水上，得大梧葉，題詩上曰：『一入深宮裏，年年不見春。聊題一片葉，寄與有情人。』況明日於上游，亦題葉上，放於波中，詩曰：『花落深宮鷺亦悲，上陽宮女斷腸時。帝城不禁東流水，葉上題詩欲寄誰。』後十餘日，有人於苑中尋春，又於葉上得詩，以示況，詩曰：『一葉題詩出禁城，誰人酬和獨含情。自嗟不及波中葉，蕩漾乘春取次行。』

韓晉公鎮浙○津逮本西，戎昱爲部內刺史。失州名。郡有酒妓，善歌，色亦媚。○津逮本妙，昱情屬甚厚。

瀾西樂將聞其能，白晉公，召置籍中。昱不敢留，餞於湖上，爲歌詞以贈之；且曰：『至彼令歌，必首唱是詞。』旣至，韓爲開筵，自持盃，命歌送之。遂唱戎詞。曲旣終，韓問曰：『戎使君於汝寄情邪？』悚然起立曰：『然。』言隨淚下。○津逮本此句作淚下隨言韓令更衣待命，席上爲之憂危。韓召樂將責曰：『戎使君名士，留情郡妓，何故不知而名置之，成余之過！』乃○津逮本乃下有十字答之。命與

妓百繚，卽時歸之。其詞曰：『好去春風湖上亭，柳條藤蔓繫離情。黃鶯久住渾相識，欲別頻啼四五聲。』

韓翃○津逮本少負才名。天寶末，舉進士。孤貞靜默。所與遊，皆當時名士。然而華門圭竇，室

唯四壁。隣有李將名失妓柳氏，李每至，必邀韓同飲。韓以李豁落大丈夫，故常不逆。旣久逾狎。

柳每以暇日隙壁窺韓所居，卽蕭然葭艾，聞客至，必名人，因乘間語李曰：『韓秀才窮甚矣，然所與遊，必聞名人，是必不久貧賤，宜假借之。』李深領之。問一日，具饌邀韓。酒酣，謂韓曰：『秀才當今名士，柳氏當今名色，以名色配名士，不亦可乎！』遂命柳從坐接韓，韓殊不意，懇辭不敢當。李曰：『大丈夫相遇杯酒間，一言道合，尙相許以死，况一婦人，何足辭也。』卒授之，不可拒。又謂韓曰：『夫子居貧，無以自振，柳資數百萬，可以取濟。柳，淑人也，宜事夫子，能盡其操。』卽長揖而去。韓追讓之，願况然自疑曰：『此豪達者，昨暮備言之矣。勿復致訝。』俄就

柳居。來歲成名，後數千○津逮本作年，淄青節度侯希逸，奏爲從事。以世方擾，不敢以柳自隨，置之都下，期至而逐之。連三歲，不果逐，因以良金買練囊中寄之。題詩曰：『章臺柳，章臺柳，往日青

青○津逮本作依，今在否？縱使長條似舊垂，亦應攀折他人手。』柳復書，答詩曰：『楊柳枝，芳菲節，可恨年年贈離別。一葉隨風忽報秋，縱使君來豈堪折。』柳以色顯獨居，恐不自免，乃欲落髮爲

尼居佛寺。後翹隨侯希逸入朝，尋訪不得。已爲立功番將沙吒利所劫，寵之專房。翹悵然不能割。會入中書，至子城東南角，逢轎車，緩隨之。車中問曰：『得非青州韓員外邪？』曰：『是。』遂披簾曰：『某柳氏也。失身沙吒利，無從自脫。明日尙此路還，願更一來取別。』韓深感之。明日如期而往，轎車尋至。車中投一紅巾苞○津逮本作『包』小合子，實以香膏，嗚咽言曰：『終身永訣。』車如電逝。韓不勝情，爲之雪涕。是日，臨淄大校置酒於都市酒樓，邀韓。韓赴之，悵然不樂。座人曰：『韓員外風流談笑，未嘗不適。今日何慘然邪？』韓具話之。有虞候將許俊，年少被酒，起曰：『寮嘗以義烈自許，願得員外手筆數字，當立置之。』座人皆激贊。韓不得已與之。俊乃急裝，乘一馬，牽一馬而馳，逕趨沙吒利之第。會吒利已出，卽以入曰：『將軍墜馬，且不救，遣取柳夫人。』柳驚出，卽以韓札示之。挾上馬，絕馳而去。座未罷，卽以柳氏授韓，曰：『幸不辱命。』一座驚歎。時沙吒○津逮本作『吒』初立功，代宗方優借，大懼禍作，闔座同見希逸，白其故。希逸扼腕奮髯，曰：『此我往日所爲也，而俊復能之！』立修表上聞，深罪沙吒利。代宗稱歎良久，御批曰：『沙吒利宜賜絹二千匹，柳氏却歸韓翹。』○津逮本作『翹』後罷府○津逮本作『罷府』罷閑居，將十年，李相勉鎮夷門，又署爲幕吏。時韓已遲暮，同職皆新進後主，○津逮本作『生』不能知韓，舉目爲惡詩。韓邑邑○津逮本作『邑』殊不得意，多辭疾在家。唯末職章巡官者，亦知名士，與韓獨

善。一日，夜將半，韋叩門急，韓出見之，賀曰：『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。』韓大愕然曰：『必無此事，定誤矣。』韋就座，曰：『留邸狀報制誥闕人，中書兩進名，御筆不點出，又請之，且求聖旨所與。』德宗批曰：『與韓翃。』○津逮本作翃時有與翃○津逮本作翃同姓名者，爲江淮刺史，又具二人同進，御筆復批曰：『春城無處不飛花，寒食東風御柳斜，日暮漢宮傳蠟燭，輕煙散入五侯家。』又批曰：『與此韓翃。』韋又賀曰：『此非員外詩耶？』○津逮本作也韓曰：『是也。』是知不誤矣。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，時建中初也。自韓復爲汴職以下，開成中，余罷梧州，有大梁夙將趙唯爲嶺外刺史，年將九十矣，耳目不衰，過梧州，言大梁往事，述之可聽，云此皆目擊之。故因錄於此也。

李相紳鎮淮南，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，素與李構隙，事在別錄。時於荆溪遇風，漂沒二子，悲蹙之中，復懼李之讎已，投長牋自首謝。李深憫之，復書曰：『端溪不讓之詞，愚罔懷怨；荆浦沈淪之禍，鄙實愍然。』既厚遇之，殊不屑意。張感銘致謝，釋然如舊交。與張宴飲，必極歡盡。○津逮本無盡字醉。張嘗爲廣陵從事，有酒妓，嘗好致情，而終不果納。至是二十年，猶在席，目張悒然，如將涕下。李起更衣，張以指染酒，題詞盤上，妓深曉之。李既至，張持杯不樂。李覺之，卽命妓歌以送酒。遂唱是詞曰：『雲雨分飛二十年，當時求夢不曾眠。今來頭白重相見，還上襄王玳瑁筵。』張醉歸，李令妓夕就張郎中。張與楊虔州齊名友善，楊妻李氏卽鄺相之女，有德無

容，楊未嘗意，敬待特甚。張嘗謂○津逮本作「體」楊曰：『我少年成美名，不憂仕矣。唯得美室，平生之

望斯足。』楊曰：『必求是，但與我同好，必諧君心。』張深信○津逮本作「言」之。既婚，殊不愜心，楊以

笏觸之曰：『君何大○津逮本作「太」癡！』言之數四，張不勝其忿，迴應之曰：『與君無間，以情告君，君

誤我如是，何謂癡？』楊歷數求名從宦之由，曰：『豈不與君皆同邪？』曰：『然。』然則我得

醜婦，君詎不聞我邪？』張色解，問：『君室何如？』○津逮本「如」下有「我」字曰：『特甚。』張大笑，遂如

初。張既成家，乃詩曰：『牡丹一朵直千金，將謂從來色最深。今日滿闌○津逮本作「欄」開似雪，一生辜

負看花心。』

劉尚書禹錫罷和州，爲主客郎中，集賢學士。李司空罷鎮在京，慕劉名，嘗邀至第中，厚設飲饌。

酒酣，命妙妓歌以送之。劉於席上賦詩，曰：『鬟○津逮本作「髮」髻梳頭宮樣粧，春風一曲杜韋娘。司空

見慣渾閑事，斷盡江南刺史腸。』李因以妓贈之。○津逮本此下有「鬟髻字亦作低墮並上聲古今注言即墮馬之遺傳也」

太和初，有爲御史分務洛京者。子孫官顯，隱其姓名。有妓善歌，時稱尤物。時太尉李逢吉留

守，聞之，請一見，特說延之，不敢辭，盛粧而往。李見之，命與衆姬相面。李妓且四十餘人，皆

處其下。既入，不復出。頃之，李以疾辭，遂罷坐，信宿絕不復知。怨歎不能已，爲詩兩篇投獻。

明日見李，但含笑曰：『大好詩。』遂絕。詩曰：『三山不見海沉沉，豈有仙踪尚可尋。青鳥去

時雲路斷，嫦娥歸處月宮深。紗窗遙○津逮本作「暗」想春相憶，書幌誰憐夜獨吟。料得此時天上月，祇

應偏照兩人心。○津逮本有小注「欠一首」

博陵崔護，姿質甚美，而孤潔寡合。舉進士下第。清明日，獨遊都城南，得居人莊。一畝之宮，而

花木叢萃，寂若無人。扣門久之，有女子自門隙窺之，問曰：『誰耶？』以姓字對，曰：『尋春獨

行，酒渴求飲。』女入○津逮本作「人」以杯水至，開門設牀命坐，獨倚小桃斜柯佇立，而意屬殊厚，妖姿媚

態，綽有餘妍。崔以言挑之，不對，目注者久之。崔辭去，送至門，如不勝情而入。崔亦睠盼而

歸，嗣後絕不復至。及來歲清明日，忽思之，情不可抑，逕往尋之。門牆如故，而已鎖扃之。因

題詩於左扉曰：『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。人面祇今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』後

數日，偶至都城南，復往尋之，聞其中有哭聲，扣門問之，有老父出曰：『君非崔護邪？』曰：『是

也。』又哭曰：『君殺吾女。』護驚起，莫知所答。老父曰：『吾女笄年○津逮本闕「年」字知書，未適人，自

去年以來，常恍惚若有所失，比○津逮本作「此」日與之出，及歸，見左扉有字，讀之，入門而病，遂絕食數

日而死。吾老矣，此○津逮本作「一」女所以不嫁者，將求君子以託吾身，今不幸而殞，得非君殺之耶？』

又特大哭。崔亦感慟，請入哭之。尙儼然在牀。崔舉其首，枕其股，哭而祝曰：『某在斯，某在

斯。』須臾開目，半日復活矣。父大喜，遂以女歸之。

事感第二

天寶末，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，命梨園弟子歌數闋。有唱李嶠詩者云：『富貴榮華能幾時，山川滿目淚沾衣。不見祗今汾水上，惟有年年秋鴈飛。』時上春秋已高，問是誰詩，或對曰李嶠，因淒然泣下，不終曲而起，曰：『李嶠真才子也。』又明年，幸蜀，登白衛嶺，覽眺久之，又歌是詞，復言李嶠真才子，不勝感歎。時高力士在側，亦揮涕久之。

劉尚書自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，凡十年始徵還。方春，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：『紫陌紅塵拂面來，無人道看花回。玄都觀裏桃千樹，盡是劉郎去後栽。』其詩一出，傳於都下。有素嫉其名者，白於執政，又誣其有怨憤。他日見時宰，與坐，慰問甚厚，既辭，卽曰：『近者新詩，未免爲累，奈何？』不數日，出爲連州刺史。其自敘云：『貞元二十一年春，余爲屯田員外，時此觀未有花。是歲出牧連州，至荆南，又貶朗州司馬。居十年，詔至京師，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，盛如紅霞，遂有前篇，以記一時之事。旋又出牧，於今十四年，始爲主客郎中，重遊玄都，蕩然無復一樹，唯兔葵、燕麥，動搖於春風耳。因再題二十八字，以俟後再遊。』時太和二年三月也。『詩曰：『百畝庭中半是苔，桃花淨○津逮本作「靜」盡菜花開。種桃道士歸何處，前度劉郎今獨來。』